



卷九十一

書名 史記一百三十卷 慶長元和間古活字印本
 撰者 漢 司馬遷 撰，劉宋 裴駟 集解，唐 司馬貞 索隱，唐 張守節 正義
 卷 卷九十一
 內容分類 史-正史-分刻-史記
 索書號 貴重-30
 編號 B11123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1112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史記一百三十卷 慶長元和間古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三皇本紀

補史紀 小司馬氏撰并注

小司馬氏云太史公作史記古今君臣宜應上自開闢下迄當代以為一家之首尾今闕三皇而以五帝為首者正以大戴禮有五帝德篇又帝世皆叙自黃帝已下故因以五帝本紀為首其實三皇已遷載籍罕備然君臣之始教化之先既論古史不合全關近代皇甫謐作帝王代紀徐整作三五歷皆論三皇已來事斯亦近古之一證今並採而集之作三皇本紀

雖復淺近聊補闕云

大戴禮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母曰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史記九十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

索隱曰地理志盧江有六縣蘇林曰今為

六安也布本姓英英國名也少時有人相云當刑而王故漢雜事云布改

姓黥以厭當之也○正義曰破六城在壽州安豐縣西南百三十三里按黥布封淮南王

郡六即此城又春秋傳云與蓼咎繇之後或封於英六蓋英後改為蓼也秦時為

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

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樂是乎

徐廣曰幾一作豈駟謂幾近也○索隱曰臣瓚音幾楚漢春秋作豈是乎故徐廣云一作豈劉

氏音祈祈者語辭也義亦通

人有聞者共俳笑之

索隱曰謂眾共

以俳優輩笑之

布已論輸麗山

正義曰言布論決受黥竟麗山作陵也時

會稽郡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

豪傑交通迺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為群盜

索隱

曰曹輩也偶類也謂徒之輩類陳勝之起也布迺見番君與

其眾叛秦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

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

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東會

稽正義曰時會稽郡州理在吳闔閭城中涉江而西陳嬰以項

氏世為楚將迺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南英布蒲

將軍亦以兵屬項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

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正義曰薛古城在徐州滕縣界

也聞陳王死迺立楚懷王項梁號為武信

君英布為當陽君正義曰南郡當陽縣也項梁敗死定

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

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

義為上將范增為末將項籍為次將英布蒲

將軍皆為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殺

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為上將軍諸將皆

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涉渡河擊秦布數有利

籍迺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

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

以布數以少敗眾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

正義曰新安故城在河南府瀨池縣東二十二里又使布等夜擊坑

章邯秦率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

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索隱曰鄒氏云間音

音紀菟反間道即他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為

軍鋒索隱曰案漢書作楚項王封諸將立布

為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下

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為義帝徙都長沙廼陰

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

帝追殺之郴縣正義曰上丑林反今漢二年

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

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

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

使者謂讓漢書音義曰謂責也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

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

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

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虜正義曰今宋

謂左右曰索隱曰案謂隨何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

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迺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

漢書音義曰淮南太宰作內主也韋昭云主舍也○索隱曰太宰掌饌食之官三日

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彊以漢為弱此臣之所以為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

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乃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板

築

李奇曰板牆板也築梓也

以為士率先大王宜悉淮南

之衆身自將之為楚軍前鋒今迺發四千人

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騷音掃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索隱曰負猶被也以其背盟約

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

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

分卒守徼乘塞索隱曰徼謂邊境亭郭以徼

登塞垣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

百里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

漢之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

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

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

也徐廣曰侍一作罷言其已困不足復告也索隱曰案漢書作罷音皮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疆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况淮南淮南必

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

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

未敢泄也楚使者在文穎曰在淮南王所方急責英布

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

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

起何因說布曰事以構索隱曰構成也可遂殺楚使

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索索曰走音奏向也布曰如

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

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

攻下邑

正義曰宋州碭山縣

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

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故間行與何俱

歸漢淮南王至

徐廣曰三年十二月

上方踞牀洗名布

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

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

正義曰高祖以布先

分爲王恐其自尊大故峻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權

道也於是廼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

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

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

成臯四年七月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漢

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

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及楚遂舉九江

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

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為腐儒為天下安用

腐儒

索隱曰腐音輔謂之腐儒者言如腐敗之物不任用也

隨何跪曰

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迺以隨何為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為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九

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

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

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

兵候伺旁郡警急

張晏曰欲有所會

布所幸姬疾請

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

徐廣曰賁音肥○索隱曰

名也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為侍中迺厚餽

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

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

端

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
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
耳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
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
微一作微驗淮南王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
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
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迺赦責赫以為
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為之奈何皆曰發

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為乎汝陰侯滕公召

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

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漢書音義曰疏分也禹決江疏河是

也○索隱曰尚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按裂地是對文故知疏即分也南面而

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

前年殺韓信張晏曰往年前年同耳使文相避也言此三人者

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

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籌

策之計可問上迺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

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

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

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令尹對曰

東取吳正義曰荆王劉賈都吳蘇州闔閭城也西取楚正義曰楚王劉

交都徐州下邳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

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

取魏據敖倉之粟索隱曰案太康地記云秦建敖倉於成臯又立庾故

亦云敖庾也塞成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

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正義古州來國歸重於越

身歸長沙正義曰今潭州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

桓譚新論曰世有圍碁之戲或兵是兵法之類也又為之上者遠碁疏置以會圍因而

成多得道之勝中者則務相絕遮要以爭便求利故勝負狐疑須計數而定下者則守邊

隅趨作罪以自生於小地然亦必不如察薛公之言上計云取吳楚并齊魯及燕趙者此

廣道地之謂中計云取吳楚并韓魏塞成臯據敖倉此趨遼要爭利者也下計云取吳下

蔡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罪者也○索隱曰罪音烏卦反上曰是計



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
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
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
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索隱曰劉氏云薛公得封千戶蓋關內侯也迺立皇子長為淮南王上
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
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
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

公籌之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陵

正義曰故城在

楚州盱眙縣東北六十里

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

戰徐僮間

如淳曰地名也○索隱曰案地理志臨淮有徐縣僮縣○正義曰杜

預云徐在下邳僮縣東括地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四十里古徐國也為三

軍欲以相救為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

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為散地

漢書音義曰謂

散滅之地○正義曰魏武帝注孫子曰卒戀土地道近而易敗散

今別為三

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

其一軍其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斬西會

甄索隱曰上古外反下特瑞反韋昭云斬之

也斬音機沛郡斬城布兵精甚上廼壁庸城

名也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

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

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

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

哀王徐廣曰表云成王臣吳芮之子也駟案

晉灼曰芮之孫周或曰是成王非哀王

也傳使人給布偽與亡誘走越故信而隨之

番陽索隱曰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

正義曰英布冢在饒州鄱陽遂滅黥布立皇

子長為淮南王封貫赫為期思侯正義曰期

光州固始縣界諸將率多以功封者漢書曰將率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

六臯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

索隱曰拔音反疾也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

布常為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僂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媚生患，竟以滅國。媚音冒，媚亦妒也。○索隱曰：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妬媚之誅。又論衡云：妬夫媚婦，則媚是妬之別名。今原英布之誅，為疑賁赫與其姬妃有亂，故至滅國。所以不得言妬媚是媚也。一云男妬曰媚。

索隱述贊曰

九江初筮

當刑而王

既免從中

聚盜江上

每雄楚卒

頻破秦將

病為羽疑

歸受漢杖

賁赫見毀

卒致無妄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史記九十一